

藏锋

Y 部队的意义，也许就是中国军队的意义，那就是——存在。

胡坚★作品

不是在战争中死去，而是在和平中一点一滴为国家消耗着青春
等我们上战场时，恐怕已经是最后一滴血了。

花山文艺出版社

藏锋

Y部队的意义，也许就是中国军队的意义，那就是——存在。

胡坚★作品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锋/胡坚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0755-259-8

I. 藏…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990 号

作 者:胡坚

选题策划:张国岚 甄煜飞

责任编辑:李 爽 hsls999@163.com

李 伟

责任校对: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72 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259-8

定 价: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存在的意义 | 自序

对于很多人来说，预备役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被人们所熟悉和了解。

整整一年时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2006 年末，我第一次踏入我国东北某预备役炮兵团大楼时的情景——暖气停掉一半，人员抽走一半，和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火热军营”截然相反。在这里，最先体会到的两个字，就是“冷清”。

而在这时，他们早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这样的一支预备役部队并不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超前的意识——若说本书中尚有一丝和现代战争相关的闪光点的话，那么必须说明，有关火炮自动指挥系统，有关“舆论、信息、法律”的“三战”，都是这支部队业已经成型或者正在研究的课题。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

技术总在进步，观念总在更新，但是对于一只军队，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社会变革最激烈的二十年里，经济建设成为大多数人的工作重心时，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仿佛被时光遗忘，依旧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在奉献，在牺牲。

军队本应是国家的利器，但是不能时时刻刻都用于拼杀，刀锋只是静静地放着，也会有损耗，一代一代的兵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来保持这把刀的锋利——他们未必都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更多的人在和平中度过自己全部的军人生涯，他们在为国家消耗掉自己的青春，这也是一种牺牲。

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五十年没有出现过敌人，但是战士们分秒不误地站了五十年，如果敌人再五十年不出现，他们还要再站五十年。他们不知何日终了，敌人不知何日终了。

引而不发，藏而不露。

当兵参军的人，都有两种准备。第一，准备明天就打仗；第二，准备一辈子没仗打。后一种正是许多军人的苦恼。同样是为和平献身了，但不是一颗子弹打中他，而是一点一滴地付出生命。他们是疆场外的烈士，不同的是，他们把大山

一样的功劳铺得很平很远，所以看起来很平常。

预备役部队，也许是整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中最不起眼的，从单位、时间、人数和战斗力来看，也是最弱的。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争爆发，预备役部队能干什么？有人讲，预备役部队如果先上，那就是最早的炮灰；如果最后上，那么就意味着正规部队已经消耗殆尽，战争已经失败了。因此，这是一支没有存在价值的部队——不是没有苦恼，不是没有困惑，随着了解的深入，苦恼和困惑会越来越多。就像很多人问起的那样——如果自己都不在了，那么，胜利还有什么意义？

半个世纪之后的和平年代里，闲人们对于存在意义的思索，总会让我想起当年的董存瑞——在做出最后的选择前，他一定知道，自己看不到胜利了，但是他依旧选择了牺牲。

为了一句话，一种信仰，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

牺牲，是不朽的。

谨以此篇，献给那些被时代遗忘的奉献者，牺牲者。

本书第二章部分素材，借自袁厚春先生《百万大裁军》一书，掠美之处，承蒙先生宽宏，谨在此致感激！

胡坚

北京

2008年4月30日

They shall grow not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
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years condemn.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

— Laurence Binyon, For The Fallen

作者手记

胡坚

若非职业班底加上胆大心细的话，做活总会不干净，留下小尾巴。老夫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便是如此。为了要把几个非主要人物的去向交代明白，免得读者惦记，便只能在十章之外再多个小尾巴——其实以历史的纵深，社会的广阔，有些事情是没法解决的，有些事情是没法交代的。

若非逼着给个解决，给个交代，那么便是书中的那一种——风驰电掣的一个悲剧。

看官看得凄惨，那也只有抱歉。

你能说清楚，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过客，迄今为止的去向吗？

不能。

这便是社会的余数。

你能说清楚，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是而今却很少提起的战争？以及战争中的那些牺牲吗？

似乎也不能。

这便是历史的余数。

社会科学的角度的里，我们似乎很难把余数精确地计算出来——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忘记。

不知去向，并不是没有去向。

看不见的牺牲，不等于没有牺牲。

从功利出发，每一个牺牲，都是有意义的。

从审美出发，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第一章/1

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

——《北梦琐言》

第二章/29

这不是开始的结束，而是结束的开始。

——丘吉尔

第三章/53

董存瑞 十八岁 参加了革命游击队

炸碉堡 牺牲了 革命的任务完成了

——儿歌

第四章/81

小事听领导，大事凭良心。

第五章/109

让我们在岁月流逝的镗响中

固守着自己的孤岛

——穆旦

第六章/135

广漠如流沙，在你脚下。

——穆旦

第七章/163

引而不发，深藏不露。

第八章/189

或者他们也都早已干枯

就正像这朵无人知的小花 ——普希金

第九章/213

dead drop

ph.

0. 情报的秘密放置点（如公共厕所等）

第十章/237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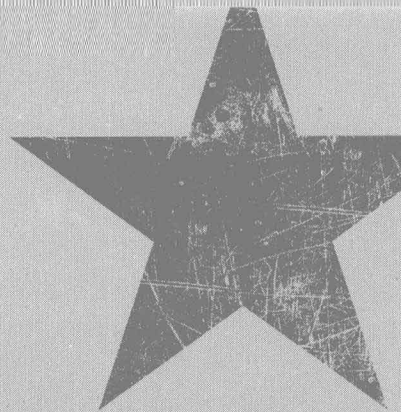
——杜甫

尾声/263

我们念到的名字

还未刻在石碑之上

——托马斯·哈代



第一章

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

——
《北梦琐言》

1

夜色深沉。

城郊的小站里静静地躺着一列前进型蒸汽机车。和其他列车不同，这是一趟即将出发的军列，车头车尾各挂着一节双三七的高炮。小站的月台上灯火通明，却照不了太远，黑色的车身逐渐隐没在远处的黑暗里。

站里的老列检员已经说不上是第几次检查这列车了——下午军代处的代表和警卫战士来办交接的时候他还在车下敲打，到了后来，只是在车前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地看。站台上的哨兵，从布上就没动过，军代表办好了手续，也只是站在一边抽烟。早上车和高炮进站的时候，已经被边上住的老百姓看见了，不时有人提着装满水果和鸡蛋篮子来，看着空空荡荡的站台，不知道往哪里塞；有些给军代表和站长劝回去了，还有些就把东西扔在值班室外的墙角，给房上昏黄的灯光一照，显出几分突兀。

眼看着腕上的表，日历快要跳格了，站外好像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军代表已经迎了出去。老列检员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悄悄地退到月台的角落里。

部队开始进站的时候，站上的灯都熄了。上弦月进满月，几十米开外，能依稀看见一个个年轻的士兵在整队——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全副武装，清一色的光头，即使是在黑暗中，部队登车的进度还是很快。可以想象，他们在出发之前接到的命令一定是要求静默，但很多人还是忍不住轻声交谈。先上车的两个干部蹲在门口，一个个地把后面的人拉上来，有几个不知是不是因为紧张，怎么也迈不开腿登车，是被后面的人架上去的。上了车的人在黑暗的车厢里找好自己的

位置躺下，连呼吸的声音都被刻意压制了。

警卫战士最后上的车，闷罐车的车门随即被重重地拉上，月台上又恢复了平静。这次是站长亲自发车，他又检查了一遍配载，值班室里的路线电话就响了——那是分局行车调度给的信号，站前的信号灯亮了，跟着，车尾的运转车长也打出了绿灯。长长的火车咣当一声，动了起来。

二十多节漆黑的篷车车厢从站前一一滑过，跟着是后面几节平板上罩着帆布，里边是军用卡车，正好三十二节满挂。看着最后的双三七高炮也渐渐远去了，老列检才颤抖着掏出一支“大重九”，轻轻地擦火点上，没有往嘴里塞，而是架在值班室的窗台上。

发车时的白雾和煤灰慢慢散了，窄窄的月台上，除了军代表，还站着几个穿铁路工作服的人。

这是1985年的元旦，中国北方一个未编的四类小站正加班送车，两个站长，正副值班员，信号员，列检员，驻站民警，所有在编人员全部到齐。和百里之外万家灯火的城市相比，这个远郊的小站显得太过冷清，虽然挂上了一条欢度元旦的横幅，却感受不到一丝节日的喜庆。月台上的几个人在夜色中遥望南方，久久矗立。

千里之外的中国南疆，战事仍在继续。

2

江汉平原，军列飞驰而下。

车开出来不久，就取消了不准往外看的规定。到了第二天中午加水的时候，闷罐的车门也给拉开了，对开的门中间搁上了一个架子，方便里边的人看风景和透气。又走了一天，车外的地势渐渐平坦起来，沿路总能看见错杂的水网和稻田，车里的人知道，这是进入江汉平原了。

火车一路南下，跑出半天就换个车头，除了在每个军供点上加水吃饭，沿途的大小车站基本都没有停留，这让很多人感到丧气。闷罐里的气氛明显变得沉闷起来，大概是因为心里紧张的缘故，很多战士瞪着邻铺的光头，脸上一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表情。各车厢里的干部开头还指挥合唱，到了后来自己也意兴阑珊，变成各人自己小声哼歌。

出发的前一天，S军侦察大队三连一排的吴凯锋往家里打了半个小时电话，估摸着这几天可能要路过家乡的车站，家里有人在段上，如果停车加水说不定能见上一面，但是照眼前的形势看来怕是希望渺茫，只好暗地里不住地叹气，从口袋里抽出圆珠笔，一遍又一遍地描军装里边写着名字和部别的胶布。眼见车外闪

过的房子渐渐多了起来，离城市越来越近，心中酸涩，忍不住收起了圆珠笔，捅了捅身边的老乡王刚：“家里知道你从这儿过么？”

王刚是连级参谋，高职低配当了排长带兵。听吴凯锋问，猛然醒过神来，也只是摇头：“军列，你还不知道么，车次过站就变，站上值班的人都不知道是哪趟。”说着站起身来，走到门边站住了，微微仰起头，忍住眼里的泪水。

列车正飞快地驶向这个中南重镇的市区。车门外，正是王刚和吴凯锋自幼生长的城市，远远地，甚至能看见城南火车站的水塔——水塔下面，就是阔别多年的家。

北上当兵多年，从未离家这么近，此番路过，却未必再有机会返回。身上背的军挎里放着部队出发前家里寄来的包裹，除了信之外就是零钱，爸爸给他买烟和零食，没来得及花掉就上了火车。一路下来，有事没事都伸手捏一捏，一把毛票和硬币早已被手心的汗浸透。

城区的道口在火车来以前5分钟就封闭了，等军列经过的时候，道口已经挤满了人。王刚看着道口外的行人，刹那间，感到火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外边冲着自己挥手的人面目清晰起来，看上去都那么熟悉，好像个个都认识，全是看着自己长大的街坊啊。此时拼命咬住嘴唇，却再也抑制不住泪水滚滚而下。泪光中的人影和大地模糊起来，耳边的风声呼啸而过，他突然大吼了一声——全无意义但声音悠长，颤抖地伸手抄进挎包，猛地抓住那把汗津津的毛票，用尽全身力气撒向道口外的人群。

火车的鸣笛淹没了他的吼声和人群的喧嚣，小小的一把零钱在列车经过卷起的气流中只停留了一刹那，转眼就被吹得踪影全无。

3

这就是云南。

地势和北方截然不同，山高林密，只有长期在此生活训练的部队，才能从容应对。被我们换下来的F军，从四十年代末进驻云南后，一直在进行剿匪，练就了一身山地作战的技能。我们是来自北方的平原部队，来的路上看着山道蜿蜒，头皮就开始发麻。动物有动物的习性，部队有部队的特点，让空降兵去洱海作战，让海军陆战队骑马打仗，让骑兵去炸碉堡，不是不行，至少就得花大本钱去适应。

平时训练，这本钱是汗；战时，这本钱就是血。

前线指挥部的侦察参谋侯锋是F军的人，刚认识我的时候，说起他当年第一次去我们北方，看见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也吓了一跳：妈呀，要是调我们来这作战，藏没处藏，躲没处躲，兵力咋布置，咋运动，哪有地形地物可利用，如何迂回，如何穿插，可是个大问题！



云南的风物，以木棉花为代表，对于多数人来说还很新奇。只是除了风景，就只剩下训练，未免显得有些单调。武装侦察的基本功训练少了，以前因为条件限制而较少开展的班组战术训练开始加码。子弹成箱地抬进训练场，再由一阵阵爆豆似的枪响消耗掉。枪声也不是一个跟一个地单发打靶，而是三五个人互相掩护，四面八方长短点射交织。这样的临战训练远比平时的训练来得艰苦，但是气氛却很平静，没人偷懒，只有一遍一遍地“再来”——武装越野，班组合练，射击，投弹，一项跟一项，只要你还有一丝余力，就“再来”。

前线的人和车偶尔会匆匆赶来核对工作，然后又匆匆离去。偶尔还能远远地可以看到公路上换下来的部队。虽然都是解放军，和S军侦察大队比起来，精神面貌可差了不是一点半点——侦察大队都是北方人，身高体壮，着装齐整，精神抖擞，训练动作有板有眼。换防下来的部队就是驻滇的F军，在前线时间久了，个个衣衫槛褛，头发蓬长，人都快散架了。

吴凯锋天天跟通防分队训练，憋闷得厉害，每次看到F军的兄弟路过，就揣着膀子站在一边看，嘴角是忍不住的笑意。身边的几个兵有时候会来凑个趣：“南方的兄弟身板不行啊，难怪打得这么辛苦，换我上，来两三个猴子，空手捏死，哈哈……”

他们说话的声音并不大，王刚偶尔能听见，但是他没有一点搭话的意思，甚至没有喝止——别人大概会觉得是排长顾不上开玩笑，有灵敏的兵大概还想到了王刚的身材中等偏瘦，在北方人中远够不上威猛，不好意思取笑F军的兄弟。

只有王刚自己知道是因为紧张。

每个人都能感到战争的脚步离自己越来越近，战区的地图用箱子一箱一箱地送来，各种思想教育也接踵而至。临战训练虽然被稀释了，但是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人却感到更疲劳。不管是在训练场上打空一个弹夹，爬完一次战术，还是在作战室里粘地图，总会不时感到一阵阵心悸，伸出手掌，都能看到五指在微微颤抖，怎么也停不下来。他甚至有些羡慕吴凯锋的轻松了。

王刚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胆怯了——这让他感到难堪。

对于战争，他实在缺乏准备。

师属侦察连的不少干部半年前就被作为骨干抽走补充南疆了。部队开拔前，王刚所在的作战处突然接到一纸调令，三四个侦察参谋高职低配下连带兵。

作为军人，他已经离开基层连队太久，甚至变得有些陌生——他才刚刚认清全排战士的名字。他不会像其他排长那样粗声粗气地做谈话搞动员，也学不来吴凯锋和手下的兵们谈笑风生、豪迈乐观的本事。他很清楚，仅从现在的表现看，

他远不是一个合格的连长，他不愿自己连一个合格的军人都做不了。

他是军队里的孤独者。

夜里，临床的吴凯锋轻轻地坐起来。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发现王刚也没睡，眼睛在黑暗里闪光，于是冲他挥手，拉开窗户轻轻地爬了出去，两人在墙根坐下了。

吴凯锋掏出烟，想了想，又装回去了。王刚伸手准备接，悻悻地接了个空。

“别给人看见，”吴凯锋把烟揣好，“心里有事？”

“没有，”王刚犹豫了一下，想说不知道从何说起，干脆反问，“你呢？你心里有事？”

“想，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我这几天看你不对劲，是想家了？”

“你就不想？你出来家里还不知道吧。”

“走以前，我给家里和娟子都打了电话，他们都知道。这几天我在写信，现在不是还不让邮么，连个地址都没有。什么时候可以通邮了，我就寄过去。”

“信里你他妈别瞎写，当心泄密。”

“不用你提醒。”

“今天我看见前指的人来了，和队上的文书说的是这个事，等开始正常驻训生活，过两天就能通邮了。”

“过两天？我明天就上了。”

“嗯。”

“你害怕啊？都这么多年了，仗打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吓唬吓唬小鬼。”

“就怕万一……”王刚陷入了沉默，“你给我拍张相片吧，我怕我万一回不去。”

“滚，你不会盼点好的。今晚太黑了，回头照吧。”

“嗯，回吧。”

两人轻轻爬了回去，远处哨兵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4

吴凯锋带了一班三个战士是下午出发的，前线的通信点出了问题，要人补。不用选也不用报名，S军侦察大队如果要有一人上，肯定就是通防分队的吴凯锋。

三连所有的人都暂停了训练，整队集合给他们送行。吴凯锋把设备装了车，回礼，然后笑着和大家挥手，跨上了摩托。

两台边三轮走出营区，进了山。黄昏的时候到了一个前沿指挥所，所里只有七八个人，简单招呼了一下。赶路的人吃了点随身带的东西，就抓紧时间开始休